

曾文正公書札

曾文正公書札卷三十三

復吳竹莊署撫

皖垣經閣下布置妥貼有丁道帶兵彈壓當能放心北行征軍
餉項不敷敝處前覆英帥一書已允將皖南茶釐劃半歸皖其
時尙未知李少帥全軍渡黃以爲淮勇或可稍裁淮餉或可稍
減旋聞李帥全部赴援畿輔額餉不減而運費轉增又聞英帥
奏請浙閩楚粵各協一萬是以於南局茶釐又復吝不遽撥待
部議英奏之准否再行酌辦亦因此間月出之款太鉅不敷周
轉也山東降眾多歸老巢潁毫空虛誠如尊慮惟陞字一軍潛
帥奏防清江奉 旨允准礙難更調奏疏一事爲疆臣當務之

急英帥幕僚既不蟬聯接辦自應速聘能手朱春舫年已七十
去年大病之後殊形衰憊且爲多年文案所苦不願奔馳遠道
再業此席勢不能強之使行渠已有專函奉達矣承示皖中應
辦要件勤懇見商目下要務自以安插降歸之捻籌解征軍之
餉二者爲大端降捻如未蠢動不可驚之使動姑相忘於無事
彼且爲嬰兒吾亦與之爲嬰兒其聚處仍不外蒙亳阜宿四屬
前年桂朱李諸君辦有頭緒當選妥員暗爲察訪而不輕於一
發乃可安反側之心征軍旣在豫境月餉竟不可少免致譁變
此外各務閣下久任藩臬洞悉皖事當不難措置裕如也目下
中原澄清防務稍鬆移節六安適中之地當無不可回省則可

不必近日 聖意每以疆吏住省爲安逸出省爲耐勞也暗在
都門勸捐必應速停肝貽鹽釐局則敝處已咨請停止矣聞張
總愚凶燄未衰英帥入京之奏恐難遽允能於畿輔肅清之後
台旆乃署此席則尤游刃有餘矣

復丁雨生中丞

頃接十二日排遞惠書并鈔示大疏及復總理衙門函稿忠懇
之忱溢於楮墨佩慰無量玉躬稍有感冒日來計已康復來示
見商各條慎密周詳深得要領蘇屬漕米僅存二萬餘石未裝
此後需船無幾江北浙江之漕短船頗多閣下親傳號商諄切
屬諭業已出具切結四月初旬卽有大起沙船應用并屬各商

招集津東衛船復命粵商兼辦夾板三者兼營決不致誤上年
奏案本未計及江北新漕亦辦海運略參用夾板尙無悖於原
奏能全用沙船則更妙矣總署屬解神機營之餉此時餼輔戒
嚴自不可以空函具覆閣下允解七萬多寡斟酌得中函稿立
言亦極妥愜函末申言吳中情形尤中竅要惟疏稿似須再酌
總署專以書致尊處不致敝處係以私語相商若會鄙人前銜
覆奏是以官話應付彼不以爲敬之而反以爲外之昨已與閣
下面議及此矣不特不宜會鄙人前銜而且不宜專案覆奏祇
可作一短短夾片放重筆用輕筆會列敝處後銜俟銀起解半
月再行人奏至官相奏撥巨款 中旨飭江蘇等省各籌十萬

祇能解三三萬則雙銜覆奏可也上海鐵廠沈鴻二員承辦甚有條理既經閣下訓飭中外匠目亦皆歡欣鼓舞自應乘機利導漸圖擴充今年奏畱二成洋稅項下除已撥解津五萬外不再撥作他用全供鐵廠之需較之閩廠經費當已及十之四五矣外海水師極爲當務之急洋面迭有劫案亟應從嚴剿捕庶商船可以暢行各國無所藉口輪船艇船及八團舢板各種均須秋閒乃可造成緝拏之事未便久稽尊意先雇數號艇船會同輪船駛往余山石浦等處搜捕盜賊良爲要著請卽日覓雇嚴定賞罰章程其外海水師改定永章亦請閣下於兩月內核定見示吾兩人講求吏治前經面商以緝捕詞訟徵賦三者爲

大宗海盜則緝捕中之大宗也請 覲摺弁何以至今不歸北
道近多梗塞近來春水漲發或更繞越稽延俟滿兩箇月儻該
弁猶未回轅似應咨查軍機以憑根究或竟附片奏查統候卓
裁

復方元徵大令

徐台支放各軍入款寥寥誠爲可慮近日裁撤數營出款亦減
或可支持老湘一軍比年以來轉戰齊豫秦晉常以孤軍獨禦
憚賊迄未稍休邇來首援畿輔星夜窮追勞苦實倍他軍以後
該軍之餉不宜輕於挪移至以爲屬徐方雨暘不愆聞之深爲
抃慰此間陰雨太多大損麥稼日來率屬步禱幸稍晴霽然十

寒已久一暴何能有益惟冀連晴三四旬或麥收尙可望四五
分尤祝軍事早蒞裁減征餉少紓民力則如天之福也開生奉
諱奔里哀痛寤迫二者交乘百日後自當仍出從公庶生事不
至竭蹶製球諸匠惟舒姓已回安慶餘俱尙在金陵彭教諭已
回湖南鑰匙存僧人手頃已將全球移至署內紙有裂處餘皆
完好子舸製造此件實爲鉅觀惟一破之後卽無副本鄙意欲
照刻一分并請子舸作地球圖說仍分爲十二宮如天文帝星
在卯宮地球卽以京師居卯宮如某國某省經度在卯宮幾度
緯度在赤北幾度其各說不同者仿通鑑之例作爲考異注於
本條之下將來見聞愈廣推究愈精必成子舸不朽之業而卽

藉以爲防禦外洋之具丁中丞曾來敝處得見此球極爲佩仰
欲延請入上海機器製造局鄙意亦欲多訪才智之士精於天
文地理者萃於機器局中而徐州糧台又有將撤之勢故比卽
允許之子舸在徐台薪水本屬不豐一至滬局自可增至一倍
以外於家計不無小補去貴里又不甚遠特此奉商可否令子
舸先赴上海閣下俟撤台後再離徐州抑或喬梓不能暫離別
有窒礙之處統祈示覆至國藩曾許以 皇清經解全部餉子
舸亦經面託丁中丞在粵購寄想不久亦可帶到

復丁雨生中丞

頃接初八日惠書并鈔示前覆總署函稿二件及後舸所擬祭

吏條議三紳公函具悉一切敝脊東來狼蒙存候感泐曷任江北漕米尙未到齊而沙船已備旬內可與浙米一併放洋蘇漕陸續抵津極爲妥速卽使驗米稍有稽延亦無妨於回洋貿易官商兩有裨益此後辦理當愈踴躍撫標水師裁撤質堂擬於所撤陳鎮水師內挑選船隻以換該軍朽壞之船事屬可行此閒所撤水營其船亦儘各營換用卽請轉告質堂照辦外海水師閣下統籌全局擬建三閩浙江江蘇建於吳淞山東直隸建於天津廣東福建建於南澳各備輪船十號艇船二十號專泊洋面無事則承運漕糧有事則首尾相應明靖內奸暗禦外侮舉一事而數善備實屬體大思精惟艇船大者笨重小者又難

禦風濤似不如多用輪船之便或輪船追捕須帶艇船裝載器
物亦祇可參互并用不必拘泥二十號之數此事造端洪大經
費不貲且以越益吳以齊益燕以粵益閩通力合作最重在數
省督撫意見相合其次則遴選將材每船須得一可靠之員亦
殊不易易也覆總署信二函展讀一過深得要領東南中三洋
建閘之說業已陳明大概將來尙可引伸言之賣地之多曖昧
阻撓之有三等及愚民倚教以梗法吏役徇民以從教等語快
論名言犁然有當於人心砉然秦刀而無觸游刃而有餘尤堪
佩服不知此等稿件悉由閣下親裁乎抑幕府擬底本而自加
芟改乎崇明布捐尊意由松滬總局派員專收滴滴歸源自較

核實請飭該局照辦機器局洋匠自科而等三人製造得力因
閩中日意格入廠未久遞邀優獎三人亦可附片獎之外洋火
藥亟宜仿造候飭甯滬二局試辦以爲自強之資蘇垣三處
文廟前議以畝捐之款興建已由諸紳墊辦木料勢難中止應
仍照前派收及早截事他工不得援以爲例畝捐本非善政未
可廢續不休久困閭閻筱舫條議意在練習吏才堪備採擇惟
局中各員譬猶弟子閭下及藩司譬猶塾師勸之以學教之以
身誠之以言試之以文考之以事誘掖如父兄董督如嚴師數
者闕一不可乃不虛設此局僕坐言辭鈍拙不善訓迪屬吏常
用爲愧若閭下能殷勤教訓良吏則舊怨尤可全消而亦是補

鄙人所不逮也

正續前開接展十三日手示并鈔寄沈守軍報及查察泰牧之件具悉一切賊竄津郡城垣自可無恙惟商賈輻輳之區海運驗收之際豈堪久受蹂躪少帥所調各軍果能迅速赴機否奔走愈疲接仗愈無把握殊深焦灼省三出處極關淮軍全局惟入奏一節不能不隱隱說及去冬功高賞薄一節徒令朝廷增一疑端而於省事無大裨益渠英姿豪爽略於小節與其獨當一面動受指摘似不如在少泉麾下猶得揮灑自如卓見以謂然否巡洋一事當備文責成質堂惟楚將素不諳洋面事宜不知果有濟否外海將才自以閩粵爲優聞閩省提督李與晉

常常巡洋關洋一律肅清與吾及質堂皆出厚菴部也泰州長
牧劣蹟此閒亦有所聞卽請尊處挈銜奏參以肅官常此外又
有解錢三十萬串一案亦請主稿覆奏至官相奏協直餉十萬
祇能酌解二萬劉克菴奏協陝餉實難籌解本應由敝處主稿
覆奏奈近日無報可發又無專差進京似亦不宜太遲可否由
尊處主稿之處伏候卓裁蘇滬之行頃始札調滬中輪船計起
程在廿三四到揚州時輪船當亦趕到矣良覲匪遙諸容面罄
復李申夫方伯

客歲台從返蜀後久疏音問馳系彌深十月杪濟甯途次接到
惠函具諭履祉綏增護闡養志理縹緲之舊業敦孝友之家風

至以爲慰五言古詩一篇感述往事眞摯沈厚令人低徊欲絕而淋漓激壯亦有無限餘音動於絃外惟獎飾過當非所敢承耳閣下襟懷曠遠迴非時流所及雖一旦以蜚語去官還居寒素乃能擺脫塵鞅泊然物外攜少長以承歡要親懿而話舊架多古籍朽少新衣謝氏詩篇互入諸昆之夢王家至樂懼爲兒輩所知張圓翁聰訓齋語恆產瑣言備極鄉居樂趣乃居人生最泰之境君處仕途艱蹇之餘若長能恬然自足無求於世則亦歸田中之一奇也令弟及哲嗣輩聯翩鵲起著譽賢宮而不急於應舉業廉賈挾資而不入市求贏此又德門餘慶方長之一驗也僕視事畿甸一載有餘上年麥收秋收均被旱災本年

麥收復爲亢旱所阨粒米無穫秋稼差強人意其永定河工保
定練軍所規以自效者曾無寸效可指用是鬱鬱寡歡內人兩
目失明眷累亦多疾痛國藩衰頹日甚二月之杪右目無故喪
明四月中旬又得眩暈之症頭若墜淵足若升天牀震室轉殊
不自持先後請假兩月假期內遽有津民殺斃洋官之事六月
初旬奉 旨力疾來津查訊此案辦理旣多棘手措施未盡合
宜內疚神明外慙清議敝處六月二十三日一疏底護天主教
本乖正理而發抄時內閣又刪去疏中五疑一層物論沸騰至
使人不忍聞八月二十八日曾陳一密片稍救前疏之失刻下
全案已結鄙人旋奉重莅江南之 旨陳情未允因於九月下

旬入京 陛見十月十五日出都由陸路徑赴濟甯買舟南下
敝眷亦適自天津臨清水路到濟同行本月中旬以後當即可
抵金陵以一目盲廢而再莅劇任以時論所棄而久居官皆
鄙人素性所不然者今且頑頓若此寤寐慚沮祇足以為知己
辱耳浙江運司養廉於例未嘗到任者本難支領特浙中楊石
泉中丞係敝同邑舊識盧五峯方伯係保定同寅便中當函達
兩處囑其設法通融辦理其能否如志則未敢必俟有覆書再
奉達也裴樾岑觀察已在李相營中辦理營務九月中旬在天
津曾見一次其人機勤精練誠如來示所稱其見困於宦途亦
世態之常無足怪者蕭廉甫在敝幕年餘老成練達心地篤厚

已爲奏補天津縣令奉 旨允准以甲科而改捐班可免試用
沈滯之虞知注附及

復彭雪琴侍郎

接九月二十九日賜書並寄壽聯誼重情長不敢當不敢當承
示此次重至江南當講求吏治僕自問四五年聊捻無功卽當
退處深山六年春重回江南七年冬莅任畿輔皆係畫蛇添足
此次再來江南則畫虎不成反類犬矣右目旣廢左目亦極昏
蒙精神疲憊尤甚凡牧民治軍諸事均不能悉心經理隕越取
戾實在意中長江水師聞搶劫之案頗多兩湖較三江尤多失
事正不知如何整頓乃能使盜風少息又長龍舢板只能禦內

賊不能防外洋將來如有洋氛入犯長江水師絲毫不能抵禦亦不免爲物論所譏此等皆日夜焦思迄無良策病體日增職此之由

復李中堂

十一月六日接閣月廿一惠書敬悉壹是忽忽又近一月裁督稍稽比想瀛春安抵析津諸凡康吉至以爲頌國藩閏月廿日始達金陵廿二日接篆視事暫住臨巡道署事務叢集官場多故頃雨生扶櫬已過此間友山已過此卽赴新任子青亦卽日南渡履新後軒省三各丁內艱先後歸葬省局變徙茲殆少定矣鄙人冬月初復發眩暈亦少痊矣孱軀暮齒每日見客七八

次後更覺日短事繁卽尋常文牘草草應付都不自慙其大者
更未暇一爲營度雨生哀毀逾恆明助之說偶與一提殊未許
可現有喉痛肝疾卽以病深相謝暗幫之說未便商及且俟將
來寄函浼之筱軒亦哀毀動人前此往弔細談似尙可弻出助
我或百日後或葬事寵畢再當奏起從戎琴軒仲良與令弟季
莖俱來此閒枉見存問似皆是有爲於世者惜匆匆卽已別去
後嵐北游相助一節尙未與之談及昨日堂期相晤渠攜尊函
見示且請交卸以便新正赴津不知果急欲赴執友之招耶抑
見省三開缺而預避嫌疑耶南洋如有要務前徵掌故後籌遠
謀尙無出其右者以渠與尊處金石至交行止當聽渠自主耳

承示馭夷之法以羈縻爲上誠爲至理名言自宋以來君子好
痛詆和局而輕言戰爭至今清議未改此態有識者雖知戰不
可恃然不敢盡意主和蓋恐羣情懈弛無復隱圖自彊之志鄙
人今歲所以大蒙譏詬而在己亦悔憾者此也頃令彤雲赴滬
試辦輪舟操練事宜事屬創始竟不知演習幾何年更易幾何
人始能稍有端緒至沿江擇險築礮台選內地聰穎子弟涉
洋學習亦擬次第舉行陳荔秋與容式甫近議條款所擬子弟
出洋學習爲時過久需費亦巨茲抄寄一覽閣下高掌遠蹠才
大思精所酌核可否詳細示覆以便會銜函商總署俟其允許
再行會奏機器局務鄙人素未諳究然不敢不力爲主持俾局

員得以盡其所長尊處如開滬甯兩局有掣肘之處尙乞隨時
見示長江水師如果恪守章程亦尙可安商旅而除劫盜昌祺
終歲梭巡曾未稍逸祇以素性寬和恩多威少遂相率而懈慢
吳丁二鎮聲名較優許彭二鎮旣不能和協文員爲人所侮笑
又不能約束將弁爲下所輕慢宜其營務日壞盜賊玩弄恐當
擇賢更換乃有轉機近奉 寄諭頗多其中如臨清東平建倉
以便搬運係行古法似應議准海運到津不派京卿卽由直隸
督臣驗收似亦可行惟由江浙原解道員等徑解到通是否可
行僕無確見尙希就近詳查見示書不盡意餘俟續布

復何子貞太史

西人之事來示謂有數存乎其間此言雖爲措置乖方者曲賜
拔飾然細觀世事成敗興廢後先倚伏實亦有命焉主之故古
之哲士當其毀或引爲己憂當其成則殊不自喜也國藩重來
江表間及四月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江海各防亦
且茫無端緒暈眩之疾近雖未發目光則昏蒙日甚近又新添
疝氣腫痛異常起居不便家累亦多遺疾藥鎗滿室用爲悶悶
惟正月間大小兒及二小兒各舉一子大小兒年已三十有三
望之已久今始得之老懷差以自慰此間書局所刻十三經不
過便初學讀本尙未議刻註疏前因各省公訂分刻廿四史目
下亦尙無端緒尊意欲刻註疏大字本洵足藉慰士林惟底本

須用 殿本而殿本初印者絕少舊家有此又自珍惜未必肯
借置局中俟覓得善本可以借局者卽嘗試行寫刻方子箴都
轉擬刻全唐文亦當以尊指商之令先刻羣經也鄭小翁自抵
甯後逐日研審竟無確供已照張帥原案具疏奏結本月中旬
奉到 諭旨卽將該犯凌遲處死小翁於正月杪由甯啟程比
聞行至淮上偶有感圖奏明請假二十日在淮調理就痊乃能
首塗北上小翁在此精神完固惟右腿作疼需人扶掖臨去亦
已大愈不知在淮又染何症年近古稀衰態侵尋固亦人理之
常獨老前輩春意盎然充滿方寸雖肢體偶有不適而無損乎
愉樂之天卽無改乎康強之度令人想見東坡放翁一輩人相

相閑適之趣聞中若果枉過敝處當就公一學長不死耳

復高碧湄刺史

前勞文從過訪藉聆偉論塵事匆匆未盡所懷方以爲歉頃展
惠書附錄擬疏二首具悉豈是就論撰著日新興居多廢企頌
無涯國藩陋閣衰辱久黜高位不特綱維大政僅倣細故未克
綜覈名實卽高才秀士心所謂賢者亦未能汲汲推轂引置周
行有若澹與泊之相遭旣瘞厥職亦疚於懷來書披豁清襟若
對身曠而奏謨咸曲賜箴屢鞭策朽鈍佩慰何已海防鹽務二
者爲江左之大政日前林令條陳海防勅中竊卻論列域外情
勢洞若觀火容當采擇要指見諸施行巨壺之說鄙人亦有所

聞特以利權所在例易發謗市虎成於三人盜金擬於名賢苟
無確實證據未便遽播其惡局務繁重亦殊難得擔荷之人而
關係至鉅卽爲一灑國恥之本來示所謂傾詐營私尙希密示
實蹟一二其近莫須有者不妨兼敘以資參考而互證兩淮鹽
務銷路以湖廣爲最鉅自兵燹後湘鄂借食川鹽厥後遂爲所
侵久假不歸比來川楚一氣利其推稅規費公私津潤銳意袒
護積重難返淮銷疲滯釐課短絀日甚一日泊無良策可以挽
回今議欲與淮堵川奪回引地則楚中大吏攘臂相爭以爲絕
彼之吭奪彼大利自昔嘉道承平之際川鹽并未行楚淮鹽至
鄂亦賴鄂督竭力相助淮銷乃能疏暢故林文忠周文忠督楚

時督銷緝私霄厲風行淮綱大振其他督院則督銷不甚得力
今楚督則不助我而且堵我不督淮銷而且仇視淮引督撫仇
之通省之官吏仇之商民亦因淮鹽色味較低而交仇之故淮
鹽之不能得志於楚勢也時也尊疏稿若能自中發之而敵處
吏必陳之或可存此一說不至終棄湖廣引地而目下鄂中官
場之堅拒淮鹽則無術可解也日夜焦思深恐場棧積鹽太多
鹽商束手隨丁滋事閣下將何策以善之

復俞蔭甫山長

衡侍郎一疏推轂賢俊若將不及聞所舉十七人中率多高
才秀士束躬圭璧方服其議拔之精乃以此上干 嚴詔於

吏議舉於二月中旬到此盤桓數日比聞在揚州卽當首塗北
上若朝廷察其所薦之無私鑒其存心之無他或可滿被咎
責重履亨衢閣下閉門撰述無求於時傾學宏文雁行服鄭抗
手潘張自足照耀百世豈與夫羣碎爭一日之短長乎頃見大
著五十自壽詩清襟浩蕩超然意遠諒決不以此介懷方今雅
道陵遲人物渺然僕輩忝列爲官便應博求英彥薦寘周行冀
以黼黻天維而彌縫蹇陋自愧汲引無多無辭於竊位之譏如
閣下者久思效北海一鶚之舉而因循未發坐損年華東坡詩
云知命無憂子何病見賢不薦誰當恥殆似爲鄙人言之今徐
君旣遭譴絀多此一重刻舟之痕自未便再施斧鑿徒血指汗

顏無益於隆棟而反害之亦未敢貿貿然也重來江表間逾四
月暈眩之疾近尙未發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諸務叢積日
不暇給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頃又新添疝氣腫痛
異常起居不便眷累亦復多病藥鎗滿室用爲悶悶惟正月間
大小兒及二小兒各舉一子大小兒年逾三十望之已久今始
得之老懷差以自慰知注附聞

復李次青廉訪

客秋接到一函尙未裁答頃接惠函猥以鄙人六旬初度寵以
壽屏獎飾溢量語重情長年來久玷穹官自省魯尤山積補救
無方往不自揆亦思蠡測學海闢覘文囿質旣蹇陋重以情緩

今寇喪老百無一成詎謂萬幸悲愧無地就諡榮問日新履祺
休密蘭陔養志福壽聯愉無任企頌國藩自去春以來精力日
衰右目倏已無光左目亦復昏蒙夏初感眩暈之疾請假兩月
調理假期未滿忽有津門之事六月初旬力疾赴津辦理此案
眾議紛歧論理者僉謂宜乘此機與之決戰上雪 先皇之恥
下快萬姓之心天主教亦宜趁此驅除論勢者則謂中國兵疲
將寡沿江沿海略無豫備西洋各國窮年累世但講戰事其合
從之勢狼狽之情牢不可破邂逅不如意恐致震驚輦轂鄙人
偏信論勢者之言冀以消弭釁端辦理過柔以致謗議叢積神
明內疚至今耿耿旋奉重莅江南之 旨陳情未允倍切悚惶

閏十月杪抵任視事諸務叢積日不暇給性未遲鈍加以目眚
以稽閱文牘爲苦草草盡諾有瘼厥官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
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曷勝焦灼正月間連得兩孫大
小兒年逾三十望子尤切今始得之老懷差以自慰惟眷累多
疾賤體亦時不適日與醫藥爲緣知注并及承示近輯國朝
先正文略百卷論辨一門至三百餘首之多想見甄採閱富迴
出王蘭泉朱南坡姚春木諸家之上藏之名山副上秘閣允垂
無窮尊刻說帖流覽一過洵爲良吏種德之要國藩昨在保定
刻有清訟事宜亦以拖累無辜爲大戒茲漫往一冊卽希存納
專泐致謝

復英西林中丞

南廣士客情形一疏已蒙聖列敝衙拜發另片陳明建平土匪滋事將次撲滅不與開墾士客相涉措詞尤爲簡明目下匪黨鼠竄其首犯關汶貴逃匿何處尙無確耗尊處檄令劉將敗發暫畱與潘鎮方道會其時劉已回甯未經接到弟面告之而檄令帶勇百名四出密捕渠所長在購線密拏故未飭與潘方會辦安慶營都司員缺如果部中尙未揀補有人當如台命卽以文芳彙補議設長淮水師敝處未經奏明有案尊意欲援長江之例先將各缺補定惟是長江補缺係七年四月入奏其營制事宜之疏則係四年臘月入奏中間相隔二年餘部議已逐條

核准矣長淮水師僅由喬帥奏敘一次并未將營制事宜開單詳陳遠議補缺似覺不妥請將營制事宜一切具奏俟大部核議廷旨允准再由台端酌定應補員缺銜名並將未盡事宜續行覆奏乃與長江辦法相合論辦事之節奏亦應如此另函示及皖省武職已逾四參者甚多文職則由閣下批司悉歸外結現經部覆一律免議屬將武職援案請免參處此事國藩於四年二月奏請三年臘月以前概不再參四年正月以後照例糾參蘇皖皆然蘇省武職業已參出皖省亦有曾參出者今若提出以後之案概議免參與原奏自相矛盾亦殊不妥故司詳已於三月初三日批駁而令其專案另敘妥詳蓋猶瞻顧四年

二月之奏也茲承來函諄屬一俟該司另詳到日弟應另行具奏不復以四年正月爲斷而以八年七月爲斷庶與尊處辦法不至兩歧請卽告知壽山兄爲荷國藩目光昏霧上旬增發疝氣衰頹日甚曠官滋愧所幸春雨霑足麥收可期豐饒差強人意也

復李質堂軍門

建平滋事之匪自前月十七經該縣擊散後雖經陸續拿獲匪徒正法聞其元惡關汶貴尙竄伏孝豐山中旣係髮逆漏網深恐嘯聚爲變儻非設法弋獲終恐根株未絕閣下旣飭李鎮李守及田副將仍駐南渡會合慶字右營商酌辦理計與皖浙各

軍可以聯絡搜捕此閒亦派劉鎮啟發多購眼線四出密拏不
使漏逸爲患陳參將艇船撞破跳入舢板遇救得生差以爲慰
摺開撞沈船隻礮械等件估計價值爲數較昂雖以備洋人減
折賠償之說究嫌所開過浮與外洋交涉總以信字爲重該洋
行儻如數賠償以後查出不值許多將怨我之無信愈難與相
處矣該營一時巡洋無船前准來咨仍用撤退之舊三號師船
已飭滕茂廷親至燕子磯船廠趕緊修理交來弁領帶回營計
亦不過四月初也狼右營遊擊改歸內洋誠難兼顧隨以泰
州營遊擊改爲該鎮中軍自較妥善淞南淞北兩營所分汛地
本寬徒有處分之責而無巡防之效來示不爲無見僕以京口

左右營之汎地被長江水師占去須擇一處安置京口營之弁
兵故以淞南淞北處之且全案所改者皆改水師之營未改陸
兵一營水師必住礮船是僕多年之定計也今若廢淞南淞北
住船之水兵而令移川南吳劉無船之陸汎則與全案主意不
相符合是以不肯輕改仍照原議施行昨又派李道興銳前往
蘇滬一帶查訪各營形勢以備參觀而資互證渠到蘇後諒已
謁見台端請將淞南淞北與之熟商或請應敏奎廉訪一商俟
李君回甯再當核定奎國藩目光昏瞶無術挽回疝氣亦尙
未痊愈諸務叢積未能悉心研究內子前遭篤疾初似溼症壯
熱譫語繼而腿腫奇疼調治無效目下沈重異常大閱之事業

已改期如本月不能成行則天氣漸熱恐須改至秋間青帥到此晤談數日旋即渡江北上聞十七日又在瓜洲南渡矣

復李中堂

接誦二月廿日惠書具聆一一并以鄙人添孫致慶曷任初戢就諭勛履增綏爲頌敏齋赴津相助議約自經尊處疏調廷旨卽飭傳催青帥及恩竹樵先後過此國藩均與商及竹樵不日卽可履新僕前函囑敏齋交卸藩篆暫時毋接臬印以便隨時北行昨得敏函言卸篆後祇候倭使到滬遂當起程應召倭姓狡黠未可傾我腹心爲彼所餌亦敏齋書內之言似已得其要領各國雖有仇隙而其交涉中國則仍併力以圖雖東洋與

秦西風馬牛不相及而未始不狼狽和依我若寇其一而媾其一適爲彼所潛窺而匿笑耳來示泥之於始想亦從此等處着眼門下之儀觀詞令必足以懾彼於無形津郡兩河之間築一小城集事較易然有事之際向使舊城不保則新城亦岌岌可危似不如去城稍遠築一小堡平日儲軍火糧食於中有事則主帥率數十人駐之或者需費更少戰守更便陳荔秋等續議幼童出洋學習各條較前簡省尙屬可行已囑其用吾兩人名擬一畱稿商之總署容再寄稿至津奉商美國兵船前往朝鮮意欲脅令通商立約頃閱新聞紙內美國商船上年經過朝鮮屬境曾被刦害申告朝鮮執政未爲雪理此次似欲耀兵張伸

前恥惟朝鮮向頗堅詞而美人不甚好戰或不至遽爾稱兵海
運漕糧南省糧道逕解通州亦須在天津剝船同一剝船則無
分津道蘇浙糧道皆難除弊竇論明透確不可易茂文亦非耐
勞任重之才見山持之稍堅若台端與之從長熟計或亦前卻
無定耳令兄入都展覲前聞將由東路言旋一視珂鄉并許
枉駕過我後又聞正月廿八九太夫人小有不適未知果迂道
東來否淮南鹽務目下存瓜存泰在場在途共推積五十餘萬
引兩湖片引不銷運商不肯買鹽出運場商貧苦號痛無力收
買奢產自官紳以至煎丁細役船戶挑夫數十萬人皇皇焉不
可終日紛紛稟請拯救不得已奏請由部定一川淮分銷之法

意欲彼泉竭力助我一番容卽抄咨冰案自鹽務外此間近狀
諸稱安謐春雨亦透麥收可望上月院境建平廣德一帶土匪
滋事比經兵役擒剿卽已鼠竄現聞首匪關汶貴隱匿浙境孝
豐山中已派劉鎮啟發四處密擒渠善於購線務求弋獲不使
漏逸爲患鄙人目光昏聩近更增發疝氣內子初患溫病繼則
手腳疼痛日內腿腫奇疼十分沈重適令兄贈送建昌花板已
製成矣歐陽定果押解畱鄂礮位航海至津日前抵此十八日
業已起行赴滬知注并及

復張友山潛師

承示蔣主政條陳河運事宜四策其漕運立湖一策頗有窒礙

費多利少現可毋庸置議規復黃河故道一策八年間馬制軍等會奏將蘭儀以東故道設法疏濬銅瓦廂決口酌議堵塞業經部中議定惟工程繁重計挑河修堤塞決三項需費至二三千萬之多閱時又非三四年不可而東趨之漚能否挽之使南蘭儀決口能否堵合仍無把握來示所慮洵保不易之論查復河道一事內外多持此議而鄙人竊有所疑未敢隨聲附和蓋河道自古以來無數百年而不徙之理歐陽公有言河本泥沙下流淤高水行不快上流乃決故河流已棄之道自古難復強復之則每決於上流者由故道淤高水不能行也河之南徙自金明昌中會淮入海已閱七百餘年至咸豐初年而有銅瓦

廟之決溢亦日久淤澱河身高而流行不快也今欲挽河而南
使復故道無論鉅款難於驟集河內建置田廬難於遷徙自清
口以下至雲梯關河身節節高仰難於浚深即使事事竭力爲
之而河之北徙南徙似亦有天意主之而非盡人事所可爭卽
果南復故道而於運漕亦尙無把握蓋自道光七年以來河高
而淮低淮水不能匯河而入海於是絕淮與河使不相通淮之
故道爲全黃所佔而淮則避讓而南入於江矣後年漕船過清
江後卽爲倒塘灌漕之法其法堅築兩塘始以漕船放入近淮
之南塘內將塘之南壩堵閉然後決開塘之北壩使兩塘灌水
相平乃以漕船放入近黃之北塘內將北塘之南壩堵閉然後

決開黃河之南堤使黃流與塘灌水相平乃以漕船放入黃河
北渡而入中河口如是者爲一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
二批則又再堵堤再灌塘而放第三批第四批當時無論有識
無識皆以此爲極難之事極鉅之款極拙之謀中外欲思所以
變計今若仍復故道則清口黃運午貫之處仍用倒塘之下策
乎抑另有良謨乎如仍用倒塘之策則每年將黃河堤決開數
次用無限之財費無窮之力清口可以辦張秋亦可以辦如不
用倒塘之策則南黃雖徙而漕運尙不通暢又何必復故道乎
鄙意以爲河既北行卽當順水之性就泛溢之處築堤約束其
要流順軌者姑且聽之待軍餉稍鬆再大治之不必遽議南遷

也至導衛濟運之法前此運河北流張秋本屬上游臨清本屬下游則南高於北一定之理惟衛在元城冠縣一帶尙在臨清之上游或者稍高於運或與運相平自須詳細測量再行酌定如於元城稍上開河導衛以達張秋在平日縱不能高於運在黃河消落時必可高於黃矣衛水分爲兩支一支循舊由元城至臨清一支新開由元城至張秋運漕分爲兩法伏秋盛漲則舟順黃河之溢流由東昌以抵臨清黃水消落沂上水以達元城又沿下水以抵臨清雖衛水微弱未必兩支皆可行舟然尙可以人力圖之儻履勘情形果皆符合似可酌度興辦來示又以僅於沙灣左近築堤而上下游沿河各州縣仍虞昏墊擬就

現在河道普律築堤束之入海俾免潰缺盡籌確不可易苟中外不主挽河南遷之說則堤工亦何可緩自銅瓦廂至利津海口雖云地段甚長工費亦鉅然較之規復故道當尙可從減省借黃濟運一策疏濬漕渠使之寬深先事設順流刷沙之船隨時行閉閘撈沙之法更爲南糧定候汛渡黃之期亦可收敝補偏然盛漲一消卽屬無益再加以導衛濟運修倉廵迎兩法差足以濟時勢之窮辱承垂詢聊布一二仍希詳細見示以備互證而資商榷鄧小山尙書小住袁浦調養病體近接來函知其尙未痊愈并聞其全眷皆已抵浦若病不速痊或續假調理俟待北上或疏請開缺挈眷南歸尙難預定承詢附送臨儀之數

小翁清介有素此閒前致千金本不爲豐而渠峻卻不受如由
尊處再送聲明卽係省垣公款似亦不可再減統候卓裁酌定
國藩目光蒙瞶無術挽回近更增發疝氣諸務叢積未能悉心
經理大闕之事業已改期恐須遲至秋閒矣

復方存之大令

國藩客歲查訊津案諸多棘手以致辦理過柔爲清議所不韙
神明內疚至今耿耿自十月閒出都後由陸路赴濟甯買舟南
下閏十月杪行抵金陵視事諸務叢積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
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
而事端宏大亦且茫無頭緒近更增發疝氣起居不便大懼曠

官取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內人一病三月初甚沈重近始漸
有轉機未審能霍然否正月閒大小兒及二小兒各舉一子大
小兒年逾三十望之尤切今始得之老懷差以自慰竹如先生
近尙清健時與晤談娓娓不倦惟左手左足動履維艱需人扶
掖三月閒老友馮樹堂卓懷來甯渠道光中在京亦曾與竹如
先生交好見竹如所居之房過於隘陋深爲不安力勸其另謀
移居並勸其歸老六安將諸城家口迎接回皖產業出售墳塋
亦遷葬回皖又力與國藩謀之又與洪葉西謀之又至上海與
涂剛軒謀之僕與洪徐亦頗有此意見馮之高誼摯情均思玉
成其事剛軒卽派人送馮至六安州爲吳氏相宅兼擇葬地請

棄四料理諸城移家之事而售產遷塋二端竹如先生及其子
孫尚未定計游于岱治行超異聞將升補趙州良吏之志少仲
鄙人之願亦愜閣下榮補聚強聞已履任竊計深仁卓識克已
勤民必可與子岱龔黃齊美張祝並稱不至讓渠以獨步到官
後有無棘手之處尙祈示及張令榮光蒙已委署廬江蔣令山
近未知其蹤蹟容當思所以玉成之又承以相知有素欲正師
生之稱自惟固陋愧何敢當論年齒本不甚相遠論學之精進
有恆志之堅定不搖閣下方將力追古人鄙人自慙不逮柳子
厚云爲他人師且不敢況爲足下師乎謹將尊榮奉鑒此後相
約誓問往還常以箴言互相切劘僕雖荒耄亦當不自棄以求

無棄於人斯幸耳

復郭筠仙中丞

接誦二月初十二兩次惠書具聆一一猥以鄙人添孫致慶
并授稚兒洗口卻疾之方就諗履候康懷攝生多術企慰無量
承示天道循環人事興廢之故消長盈虛洞若觀火未有壞亂
天下而楚人私享其富貴此層外閒亦多能言之至於士去職
而習爲游說農去養而相與嬉遊習爲偷薄譙飲音樂歌舞日
夜則未聞有慮及之者又稱樞機之發莫烈於猜忌此古今之
通病壞國喪家亡人皆猜忌之所致詩稱不忮不求何用不臧
僕近來自省生平讐咎不出忮求二字今猶衰耄旦夕入地猶

自憾拔除不盡因環觀當世之士大夫及高位者長果能剷盡
伎求二字者亦殊不可多得也伎求二端蓋妾婦宵窺兼而有
之自反既不能免此亦遂慨然愧懼不復敢道人之短若著一
書以詆訶達官則伎之尤者無所畏憚其品概亦可想見無足
深較意城昔辦釐務受人薦引亦頗有物議傳播然門包之進
薦舉之多則一無所聞今大變前轍而收數日減豈無一二明
者校長挈矩歎新之不如故乎僕生平屢遭譏謗上年天津一
案謗議尤不忍聞殆有甚於永州某守所云卽意城之偶被諷
刺又不足道矣江西引鹽行銷稍多而并不甚旺匣費岸費亦
并未照解湘鄂淮鹽引地存者無幾而鄂中大吏袒護鄰私排

擠淮引不遺餘力聞其公私兩裨蓋卽來示例規之說國藩上月曾將淮銷疲滯不堪鄰鹽侵佔太甚疏請部議明定章程稍伸淮而抑川昨李筱泉出都過此又經面爲諄託請其竭力助我續淮南之生命并許以復解匣費岸費復道光年間之舊規待部議到時當另定章程將匣費酌定數目冀愜於私而有益於公能否挽回尙難預必陳令善奎前係甄別落職無論其罰當罪與否而甄別之案例難前洗大府之馭屬吏惟此層爲最每亦差可懲創汚吏若彼刻而此舉之適開朝秦暮楚之風而增予覆我興之見意氣用事漸不可長僕非有所吝於陳令恐徒勞而無益尙希鑒諒此聞近狀安輯麥收亦得中稔春間皖

境贖德建平一帶土匪滋事比經兵役擒剿卽已鼠竄現惟首
犯關姓潛逃敝處派員購線四出密捕當可弋獲鄙人目光昏
霧日甚一日近更增發疝氣尋常文牘不過草草畫諾江海各
防平時所規以自勵者亦尙茫無端緒五夜捫心大懼有療厥
職內子一病三月初患春溫旋屢變症腿腫奇疼十分沈重已
無可望乃偃臥靜養旬內大有轉機可謂萬死一生然兩目旣
盲右腳難動亦極人生之至艱耳自從江表之游能踐約否樹
堂前月過訪盤桓旬日卽赴上海旋自滬歸又已辭赴六安爲
竹如侍郎卜兆後再行挂帆西上渠力主竹翁回籍之說并言
其家屬之居諸城者均須回皖其夫人亦宜改葬故鄉義氣干

雲辭達理舉吾輩皆爲所動行將爲竹翁玉成此事知注并開

復張子青中丞

接誦惠書猥以節屆天中摘詞稱慶祓飾逾恆漸戢曷任比維
祐篤蘭陔撫辰懋績至以爲頌國藩重來江表節序頻更目光
旣日昏霧精力復極衰疲分內應治之事未能悉心講求江海
各防目前所宜急圖者亦且茫無頭緒夙夜兢兢有瘵厥職近
自滬中傳聞法國有興兵前來中華之說尤深焦灼想尊處亦
聞其略矣前函所列王黎甘三令均荷獎借許可王令頃已捧
檄之任卽當晉謁崇階黎令在吳江聞漕尾帶欠尙鉅并希清
誦隨時勸勉爲荷高令新領吳縣才宏學瞻似可培成令器大

鈞陶鑄羣材蔚起江甯府一缺虛懸數月趙粹夫太守奉補遺缺抵甯已久以其初履外任未敢遽試首郡鎮江鶴莊太守靡明精幹上年調署蘇守措置裕如前次台從過此曾經商及今擬卽以鶴莊調補江甯而以粹夫充補鎮江人地旣屬相宜於例亦甚符合卓見如以謂然卽當會銜入告一面先令到任統候示復照辦李世忠與陳國瑞在揚尋仇構釁之案已令袁篤臣吳朝傑二人逐一查明各取兩次親供日內遂當據實參奏李則革職陳降都司令各速還原籍不令在揚州逗遛陳爲洋人所深忌果其離揚則攻教之說不辯自息免致洋人積疑生憤另起波瀾亦一道也鉛船攬載漏稅不肯開行前飭司派員

至瓜洲彈壓頃據稟復業已查明載貨數目酌量完稅開船北上矣茲因來示醇屬又經札飭楊子木酌帶礮船送至清江弟前已檄歐陽鎮派礮船二號護送擬請漕帥再派陸兵送之武員彈壓則難其選耳鎮江下游釐局請撥釐修學宮一節弟前接丁漣甫學使信卽覆信許以每月分撥局釐一成後與閣下晤談知尊處覆信未許撥釐但訓另撥一款與之弟以彼此兩歧頗爲難處閣下以爲將來必撥一款不誤鎮郡善後之事而已今該郡之紳既有公稟請另抽一成江南揚州兩郡修府縣學皆係動用官款鎮郡亦未便向隅藩守之稟鄙意擬批以另抽一成則不可以商民難堪也於局釐之中分撥一成則可以

學宮係屬大事而各處軍事大定餉需可節也學宮及新河二事約計不及三萬金應撥若干月卽行截止由釐局查明稟辦是否有當仍求卓裁示復

復袁小午講學

接三月廿三日惠函詳論鑒拔賢才之義纚纚千餘言具聆深意所示當世諸賢及另單開列者共十四人疏其梗概大抵才德并收體用兼重品評允當股股以一士不遇引爲子亭一善不揚引爲己責心存匡濟識羣樹深良以爲佩又謂東南底定以來老成凋謝繼起無人一有緩急無足倚恃深以前此之得人爲盛而怪近今之寂寂此由鄙人闇於知人志氣衰耗古稱

精神折衝不克汲引人才亦由精神懈弛不足感召英傑翕聚風雲也邇來軍務漸平時局之艱難迥非咸豐年間可比人才非困阨則不能激非危心深慮則不能達而在上者亦不欲屢屢破格以開偉門仍須投資按序各循常調卽昔之勦望赫奕者今亦祇能循分供職無盤限錯節則利器末由顯著近日賢才之所以寂寂者殆由於此然丙思雖平外憂未艾彼狡焉者雖隔數萬里而不啻近逼臥榻非得後起英俊宏濟時艱世變正未可知來示以少年盛氣蹈厲無前者不宜以孟浪繩之昔在道光之季國藩倂聞此等議論蓋嘗深惡而痛懲今雖衰孱無似決不欲效此模稜意態銷磨舉世之英氣特狂狷兩途及

所謂蹈厲無前者亦殊不數數見而來函所稱心事如青天白日忠愛誠懇出於天性尤爲罕觀是則似有數焉存乎其間而自愧引針拾芥之無與也此後如更聞有佳士無惜續行見告至禱至禱國藩回任江表節序頻更諸務叢積目光昏蒙日甚無術挽回一切軍政吏治均未能悉心經理江海各防雖擬及時整飭而事體重大亦且茫無端緒大懼曠官取戾貽羞知好曷勝兢兢此間近狀如恆前月有李世忠陳國瑞構釁之事陳李二人前在江北帶兵素不相下陳之聲名較優於李如淮河奪鹽船壽州殺部將頗有欺侮李積不能平近在揚州李與陳貌爲和好實則隱圖報復四月十四日李世忠忽率其徒黨馳

入陳寓掩執陳國瑞上船揚帆南下捆縛辱詈適有鉛船及湖北各船在彼聞陳國瑞被執一呼而集者數千人追圍李世忠之船刳其脅屬有妾一人赴水以死李世忠乘間跳走與陳國瑞先後來甯互訐二人均桀驁性成不循理法邇來住居揚州百姓既不堪相安洋人復每滋瑕釁昨派篤臣及瓜洲吳鎮查明原委據實參奏李擬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原籍未知此後能否安帖閣下於三人素知其底蘊並以附告

復何子貞太史

月前猥承枉顧藉罄積悰乃騶從亟欲言旋未獲趨送江干接展函敬承一一頃聞又奉五月十六日惠書就諭邗江小住

道履康愉勝侶接於晁張新詩成於咳唾鐵門常破銀醖不空
又得快壻佳音老福高懷酣暢無極傾企良殷十三經注疏爲
學問之根柢重刻大字本信足嘉惠儒林承鼎力玉成此舉又
爲之商定格式底樣俾局中有所遵循實後來學者之幸昨莫
德翁來談及此事渠意格式廣長字之粗細宜悉以 殿本爲
法並須翻板爲之鄙人則不主於翻刻而主於另寫但亦不欲
有翦裁伸縮之事蓋編次一過再行發寫非數年不能卒業而
又須一手爲之乃能完整老前輩精力雖強然雲霄逸鶴不欲
竟以經生憔悴專一之事相困若台端僅引其緒而使它人倣
效爲之未必有如許通才聯翩而來竊聞近儒之論注疏以毛

詩三禮爲最精三傳次之餘六經則不甚饜人意擬十三經當
倣殷本寫刻如有須臾裁訂正之處則別爲校勘記附於每
卷之末或詩禮有校勘記而他經無之亦無不可老前輩如欲
纂述卽請先勘一經發局爲式裨益後進豈有涯涘陳李交關
之事適當大施來甯之際想已備聞其詳二人均桀驁性成不
循理法李之稔惡尤著眾所共嫉陳之聲名較優然平居亦不
甚安分其於李頗有欺侮以致自取困辱報復亦屬有因昨已
派員查明原委據實奏參李擬革職陳以都司降補勒令各回
原籍未知此後能安帖否令姪性舉性旣專靜識亦明晰自屬
此閒循良之選李笙漁司馬旣出驛門又與詩生昆仲契好其

樸雅可以親見正愧甯垣無以位置茲接來書卽已函致子青
中丞囑其安籌一席能否拔出苦海江南現無軍事頗難着手
陳君階溥鄭筱翁在此曾以見託以出缺太少尙未得當小兒
與天分甚低尙非能好學者又何敢言好奇大兒稍愛看書苦
無記性次兒粗習舉業筆勢殊不開拓安得陪侍几杖或可一
滄靈機也

復葉介唐觀察

前接覆緘承許出山相助定於三月起程赴省頃又展誦惠書
具悉一一尊禮違和誤服補劑至四月杪始能力疾就道就諗
籌莢宣勤攝生善術爲頌局中事務紛繁甚難措置舍沅弟書

來極稱閣下接辦之後振作精神力圖整頓立意不與本省官吏齟齬曲爲調護期有起色聞之至爲欣慰昨接劉中丞來咨言席硯香議以湘岸所銷淮鹽僅六萬引此後卽照此數核計如銷在六萬引以外除將正課解還兩淮餘稅概歸湘省并請將川鹽行湘與淮配銷核實抽稅專濟援黔各軍之用約以三年爲限硯香迫於餉絀而發此議其真敝處但求淮銷稍暢商困稍蘇絕不與人爭稅釐之多少卽全數畱爲協湘援黔之用亦無不可此閒春杪曾陳一疏聲明楚岸川私侵佔太甚請或分成分界稍救准引之窮 廷旨交部核議現在部覆未到如其議淮自須另定新章有謂分界之後卽不准川鹽片引侵入

淮界侵則以兵戈鎗礮逐之者有謂雖經分界仍淮川鹽行於淮引地面但須認真查斤加重鄰稅者鄙意二者均須有精幹之委員可靠之兵勇人多且強則堵私較有把握不至爲梟所凌侮查斤抽稅亦必十分耐煩銖兩亦不放過庶川鹽之成本較重而來者或可稍減堵私以嚴爲主查斤以耐爲主閣下留心人才能物色如此委員可得幾人委員縱極得力仍須鄂湘督撫竭力相助乃無掣肘之虞彼泉制軍過此語及川隄深以堵私爲難行而頗主查斤之說閣下博采衆論究以何者爲善務望反復籌思便中示及江南近狀安輯雨暘亦屬應候鄙人目光昏霧日甚無術可以挽回差幸疝氣之症已愈眷累牘適

足紓注存

復李中堂

法國調兵前來重理津案之說上海探報已屢言之總署來函亦經道及該國此時內難未靖豈其無故敗盟遽爾構兵聞其與布國議和應賠之款甚鉅民窮財盡無從籌給或者借此虛疑恫喝冀可少得兵費譬如鄉民負債大重適其家曾有命案因再譌索於凶手之家圖取彼以償此亦未可知若各國不與合從應不至真有戰事如其決於用武天津猶略有預備江南則一無可恃如何如何倭使初二日自滬起行此時計已抵津議約尙易於就緒否所來各員有才識軼倫者否致總署函稱

閣下於末幅酌增數語皆與威鎮兩使面晤之詞英國書院亦可隨便派往學習總署業已復信容卽具稿會奏概用前函原文不過函與疏殊略換一二耳李陳交關之案李則革職陳降都司令各速還原籍不准在揚郡逗畱揚州洋人懼陳攻擊敎堂正恐激成事端藉此遷徙亦一舉而兩得就案了案不過如此頃奉 寄諭抄示御史二摺欲予拿問甫經奏結斷難朝令夕改幸 聖意亦不操切但令皖豫鄂稽察而已彤雲在滬似尙振作精神力爭上流其於操技駕船孜孜講求不倦尊處耳目最長於滬事尤能博訪窮詢若聞有實在不合處尙乞密以見示天津新城已興工否前聞圍圍大清子牙兩河在內頗疑

規模太大頃薌亭來此乃知傳聞之妄淮鹺疲滯日甚一日令
兄從泉過訪國藩與之熟商爲淮南請命旬其竭力扶助從意
似已許可尙空函來言從帥商及此事意頗殷勤第以淮價稍
昂當議減價緝私甚難當籌妥法祇候部覆到後再行定議來
示以敝議援引林周二公時勢不同從泉則謂林公專責州縣
督銷致差役下鄉分鹽索價頗涉騷擾周公專責武弁嚴緝切
雖見效後亦不免賣放是二公均不甚可法云云所論亦切中
事理然銷滯如此舍講求鹽色堵緝鄰私別無下手之方鄙人
竇已智盡能索惟求將伯之助而已達平攻城之首逆關汶貴
竟已拏獲是一快事湖南哥匪雖暫肅清而嚚然思亂之心實

繁有徒深爲

勞君忠義局差業已下札月給廿金以副雅

復張子青中丞

仲甫晉謁台端言及六七濠口聞人太多匪徒涸蹟搶案層見迭出并有聚眾結盟之事不可無兵鎮壓屬派周將良才帶隊前往駐紮查六濠口前經穀帥派委師道榮光酌帶哨勇在彼編辦保甲如果游民嘯聚日眾師道自有岌岌難安之勢必詳細具稟設法驅逐方爲能舉其職昨接該道會同吳鎮公稟保甲一案并鹽船一律編查似辦法尙屬認真不至遠生他患弟前調慶字一營由五台山移至三汊河卽爲就近彈壓六濠口

起見周將現署敝標中軍雖令遠離容再嚴檄吳鎮師道加意稽察遇有形蹟可疑者毋許逗留力遏亂萌不知有補否吳小軒長慶部下共十一營馬隊三營遠駐保定步隊八營兩營在宿遷三營在揚州一營在三汊河一營在蘇州一營在溧陽渠昨來此言及分布太散緩急調度不靈意欲將保定馬隊調至宿遷宿遷二營調至揚州其餘六營一概移紮東壩渠卽駐防東壩東壩去蘇垣二百餘里去甯垣亦二百餘里兩處聽調朝發夕至其地寬闊利於操練渠請弟留商尊處及李相處特此奉商卽希裁示倭使於初八日抵津聞將以十二三日訂議條約敝齋必候事了始能南旋恐須在中秋前後矣黎牧庶昌撫

字心勞催科政拙誠如明論聞其錢漕尾數欠徵至五千餘石之多挪墊公款無從彌縫前與敏齋及子範商及俱謂苟無他味可調又不加久署吳江之稍愈今尊意許其量移一席俾無負累厚澤尤爲優渥閣下藻鑑精審而得一才又殷殷愛惜而玉成之全蘇羣吏其日有勃興之象乎 廷旨飭令察看淮安存守敝處亦已奉到該守通籍近四十年精力不無減損來示謂其廉靜有餘幹濟不足評牘洵爲至當惟此二句之下加一輕語則可以保位加一重語亦可以去官究竟仍希密示以憑會銜覆奏部催子箴引 見現在正議整頓綱未便遽易生手少遲卽爲奏請展緩以副諄屬但部既曾催取恐亦不能久

語也

復何子貞太史

大字注疏首難在編次現得高足王與李郭莊三君同司厥事
既曾致力於此當可悉臻妥洽接子箴都轉來函鈔示老前輩
審定詩經格式音義及疏皆另提一行用單行中等字以醒讀
者之目碩儒規畫自能斟酌古今訂成善本惟聞蘇之志局浙
之孝廉堂皆望台旌邁往一慰饑渴而淮安修志亦思得賢者
主持其事丁健翁尤殷殷企遲不知台從果能在揚久住料理
注疏就緒否林薌溪既不能來桂皓庭現在此間亦貴門下研
究羣經者也賤軀粗遣眩暈疝氣均未復發目光則昏蒙如故

作字極難無術挽回內人幸未死而右足癱痺不能行動亦生理之至艱長兒正月所生之子頃遂殤亡殊增焦悶諸蒙塵注用以附陳承索拙書皓首窮經尙有時七字侍本不能書自遵目瞽益形荒陋且藉令兩目無恙亦未敢持布鼓過雷門敬謝不敏而已中秋以前擬至淮徐補行大閱道出邗上如老前輩尙未他適謹當尋龐公之杖履訪杜老於郊垌先此奉約

復張子青中丞

寄諭飭籌剝船加價及民船守候口糧兩款并令江浙兩省各買賑米二萬石由海運津剝價守候口糧二者前接尊函已由蘇垣司道兩庫籌辦賑米一款爲數雖鉅珂鄉被水之區民

居蕩析災黎滿目望救急如星火斷難稍緩李相係面與王曉
蓮如冠九兩君訂定始行出奏此間正與曉蓮商籌購辦而曉
蓮忽接劉芝田瑞芬信述李相欲改爲折色解銀而不解米蓋
北人不慣食稻而採買奉天粟米爲價較賤日內但爲解銀之
計不復問沙船輪船運米之說惟蘇滬米價較貴每石連運費
須三兩餘乃可抵津皖北運漕皖南灣汴米價較賤每石連運
價不滿二兩即可抵津折色究應解若干此間尙未議定或甯
蘇各出一半或全出江甯糧庫均無不可浙省不知亦係解折
色否楊帥有函商尊處否若浙解米而蘇解銀則道不同不相
爲謀若同一解銀則數目亦須商定第意擬解五萬蓋酌蘇滬

與皖米二價之中也伏候卓裁弟擬中秋前出省補行大閱先
至淮徐後抵蘇松屆時恭叩崇階熟商一切

復李中堂

津案之結府縣抵償一層新聞紙內屢屢言之彼族頗責羅使
未能力爭此著地山行後外閒謠傳紛紛正在懸系之際接總
理衙門函詳述一切渠爲崇公請全權大臣總署既已峻拒渠
不收國書而季梅謂崇與熟酋因見與不見之際彼此誤會
總署答以昔年與蒲安臣咨已預議中國使臣至外國不必面
遞國書一層是見不見均可交遞并云如始終齟齬但向彼國
執政取一不收國書之照覆即可回京覆命似此義正詞嚴彼

族應別無要挾之端地山應可無羈縻之慮法亂初平民窮財盡未必遽爾大舉耀兵於數萬里之外且俟明年再聽分曉如必求逞於府縣則無甯敗盟廢兵耳日本通商章程修好條規粗爲涉閱雖較之英法等國無所增減而辭氣稍爲平順比泰西之狼狽狡悍或少易處該使疊押復赴京一游閣下以敏齋耳疾改派竹堂伴送敏齋近日計可航海南來幼童赴洋學習應否添派八旗子弟且俟總署核議省三忽有新疆之行寄諭及總署來信囑此閒寬籌餉項卹需銀非難籌措爲難籌運更難淮軍邇年遠征運送糧械皆由閣下經畫處處派委員節節設駝馬苦心經營僅而獲濟若至伊犁雖台端亦有鞭長

莫及之慮似彭另派大臣專辦新疆糧臺駝馬台站米糧百物
一一辦妥弁勇無饑寒之慮乃可驅之出關頃復總署信略將
此層陳說一二茲抄呈尊覽不知卓見若何又不知省三毅然
自任否直隸入夏以來淫霖爲災津郡附近數百里幾爲澤國
各屬難民避居津郡城上以數萬計永定河潰沒八口誠爲近
數十年所僅見此時議濟災黎籌辦大工想見盡忱焦灼截漕
十萬石發賑猶難徧及大議請飭江浙各籌買米二萬石昨奉
寄諭如數籌辦曉蓮旋接芝田信述尊意欲解折色此間蘇
滬米貴含米價運價約須三兩乃能抵津運漕灣汴米賤合計
不滿二兩卽可抵津定解若干尙未議準東光陳令吳橋石令

僕復作梅書中曾言其賢既承推許佳士雖無政績可紀或在
咽幅無華之列僕向觀人大抵才短者多存之清勤刻苦性情
真摯久爲朋輩所信昨有書來述其在任辦事似尙振作精神
力爭上流當時勸其服官許以決不令其負債尙求左右力踐
斯約惠甫猶未補缺務懇關垂先飭署任繼子真除其兄敬甫
夏仲來此接見數次渠求院城差使目下尙無位置鄙人目光
昏蒙日甚兩腳近復浮腫惟大小兒正月生子七月下旬殤亡
老懷殊覺鬱悵節前擬出省補行大閱先至淮徐後赴蘇松約
須冬初乃能旋署也

復李中堂

江蘇應辦直隸賑米二萬石來示北人不慣食稻而就近採買奉天雜糧爲價較賤屬解折色計二萬石折銀五萬兩僕前聞曉蓮言接劉芝田信述及尊意欲解折色適商于青中丞亦擬籌解五萬蓋酌目下蘇滬皖米二價之中可謂不謀而合業已檄令曉蓮在於道庫如數速解浙省事同一律敝處寄石泉信亦以現折之數告之冬賑春賑必可源源接濟日本條約議定敏齋回蘇有一信來因聞鄰人大鬧出省未來金陵省三亦有信來附抄摺稿具陳不能出關之故關外轉運糧糈其難百倍於秦隴省三所陳當亦爲朝廷所鑒亮但不知能否允可否給假養病渠果離營于務樂山皆不在軍誠能謹守紀律否

郭鎮函稟藉閱梁忠極力整頓綠營志殊可嘉頃已嚴劄飭其實力除弊廬州都司陳兆鴻劣蹟甚多現檄郭鎮密查俟稟復後定行撤參鄭玉軒太守藻如在滬而諸多牽制此間亦有所聞皆稱其抑鬱已久抱病甚深來示惟其局事經手既多且久未便遽行調開此三語者不知指馮言之乎指鄭言之乎僕早歲見馮志堅論篤自稱願終老機器局不精透則不干休焉其有思公移山之趣愛而敬之倚爲柱石厥後屢聞丁雨帥議其不辦報銷不造兵船不多用漢人而僕不甚介意滬局洋人輩甯告狀言其貪蝕僕亦不甚介意卽品莖具言其短蘇垣有友來書極言機器局爲一大蝕亦猶不甚介意至今年六七月有

人言滬局造船造鎗礮皆遲緩而不中用輪船行走太遲鎗礮
成者太少目下每月支銀四萬餘兩而料少匠少勢難造銷將
來數年之後欲靠滬局船礮以禦洋氛斷不可恃云云僕聞此
言頗悚動滬局於丙子卽滿十年若一無成就何以對天下今
讀來示抄品蓮之件尤爲詫異以閣下之愛才念舊若非實不
放心豈肯輕發徵詞請調玉軒至津細詢該廠船礮將來能速
能多能精否局中共事之人能不冰炭否此皆最要關鍵侵蝕
猶屬後事便中密示以憑商辦津郡剝船加價本是最善之策
青帥飭司籌款撥解浙省諒無吝色頃函致石泉已爲訓催小
軒所請調回馬隊閣下以保定現無可恃之兵待冬閒籌出替

防之軍明春再令南來屆時望踐斯約此閒另練湘勇六營鄙人初意以毅齋所甘之軍現僅馬步十二營欲於江南原協每月六萬五千兩內自七月起減解二萬仍招募老湘營凱撤之師編成六營而以章合才統之嗣得毅齋來牘力陳欠餉過多請按原數協解將來或須酌增新募六營則須另籌餉項添補淮軍借支欠餉尊處向章亦視其軍之出力爲等差慶軍留防淮揚似非遠防他省出師勦賊可比以後當少爲核減李世忠回籍後有一稟來自矢以後當杜門謝客延師訓子求保舊領以終餘年情詞懇切其與楊子穆劉佩香等信尤爲誠篤若非有以激之不致生變陳國瑞則徘徊淮揚外縣尙無回籍之望

能否保全末路殊不可知國藩以十三日啟程大閱連日陰雨
逆風廿一日始抵揚郡校畢但祝至淮徐時天氣陽明免致多
費時日也

再舍親歐陽定果號星泉者頃小兒自金陵寄信來揚言其父
牧雲於八月初一日在衡州忽患中痰之症不能言語當用轎
送歸家中初三卽到其叔父凌雲寄信於沅甫舍弟并有家信
與星泉催其速歸小兒因金陵署內恰有摺差進京遂將歐宅
家信帶京面交星泉鄙意星泉必早尸出京如尙在天津則求
閣下告之令其迅速回籍省視父疾渠之家信恐摺差必難覓
交也

復楊石泉中丞

漕運剝船每石加價五分將來攬水諸弊雖未必剔除淨盡或可漸加整頓江浙兩省均已應允而戶部來文必須以漕辦漕不准動挪司庫江浙兩糧道庫均不敷加價之用尙須妥籌詳議畿輔賑濟解米蘇省亦全改折又接李相來函以直隸水災極重賑款不敷欲於兩淮鹽務加引捐賑現已與子箴都轉議定於各岸酌加四萬引按引捐銀共得二十萬金由揚州轉運局次第解津或於賑事稍有裨益耳國藩出省校閱於九月十一日由徐州南旋經鎮常以達蘇松吳淞水陸諸營均已藏事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練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能無

悚仄卽日輪船旋返金陵瞻望杭州咫尺天涯未能展覲殊爲
悵然藉鄉泉中丞之弟鑑海已至杭否前攜去一函欲求提挈
玉成未審有無機緣茲復有瀆請者三事兩浙運判季綸全係
鄙人會試房師仙九先生之孫現在杭坦世家舊德器宇英跼
景況清苦欲求派一海運坐省局差稍資調劑又有許廣文誼
身曾任奉化教官係敝鄉試座師吉齋先生之子欲求更署一
教缺兩處皆屢託推薦此次又經季君梅編修許信臣中丞諄
託誼不能卻又有沈生晉蕃係敝同年念農司業之子境極寒
窶據稱曾以文字受知於台端素居弟子之班如蒙格外垂青
派一書局差事則感激尤無涯涘以與敝處年世誼俱非浮泛

瑣瑣奉商尙祈鑒諒

致馮卓如觀察

國藩自十三日由吳淞口駕駛輪船十五日在江中觀威靖測
海兩船操演午刻行抵金陵諸務尙稱順適各路營伍額兵招
復者極少抽兵另練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尙須酌量添置
齒衰頹愧無裨補亦聊循行舊典而已茲有啟者山東恩縣梅
令作菴名續高係定九徵君之六世孫伯言先生之姪奉丁中
丞之命馳赴上海詢訪製造輪船之法先到此間求致書尊處
爲之先容查造船一事鄙意本在設局倡率俾各處仿而行之
漸推漸廣以爲中國自強之本邇聞丁中丞亦有此意春間曾

委王伯璠觀察南來商論及此鄙人偶言得工價銀十萬局中能爲包造輪船一號刻下又遣梅令赴滬求前辦法將來或自行開敝製造或寄銀來請代造均未可知要之風氣漸開卽中國振興之象也梅君到時務望閣下詳告以造船之法其貨船之制若何兵船之制若何或具一說帖開示大小尺寸每造一船價值若干需時若干並將機器汽爐船壳三事造法詳細告之是爲至荷東省與敝處情誼久孚諸事無不通融辦理此舉尤於大局有裨固不得不玉成之也

再密商者在滬曾囑勉亭赴廠先住一月俟相安然後會辦渠已應允回省數日與之再談渠又徘徊不決似有諉謝之意細

叩其故渠言所以派人赴廠者似有查察之意無非欲息外間之浮議雪卓如之疑謗而浮議所由起總由滬廠歲支數十萬腥膻之地易啟豔羨猜疑之論今若不將歷年帳目徹底算清上而報明兩院具奏下而使司道及局員曉然周知則不特目前之謗難弭並將爲卓如終身之累或閱數年十餘年尙有彈劾之章亦未可知今赴廠閒住一月或在彼會辦半載曾不足分卓如之憂於公事亦毫無裨補云云僕因告之曰君言及此層正所以扶助卓如卽所以大益公事也報銷早奏亦并爲弊端預除後患也君到局後力催卓如清理帳目分列條款如曰造船曰造船廠曰辦機器曰購木料鐵炭曰買地造屋曰養委

員工匠學生等事每冊分數款每年立一冊趕緊造成詳奏則
卓如可息前謗可絕後患而鄙人亦無公事顛預之譏矣如有
虧空僕願代爲擔承總以早清爲是僕與勉亭所議如此特以
奉告如勉亭果能赴廠請閣下迅辦銷冊卽以勉亭爲監算交
代之員可也至囑至囑

復李中堂

兩淮加引籌捐一事前經采用方子箴之議以爲可迅得巨款
酌定加引四萬旣於宿遷途次遇魏蔭亭呈出揚商說帖一紙
又極言加引之不便並願按引限捐湊集巨款以濟賑需鄙意
終嫌捐爲弊政且恐加引之議旣罷舊商繳捐仍未必能踴躍

雖具結在前追索在後而無現銀可繳終亦無可如何用是仍定議加引四萬先儘舊商認領不足則再添新商驗資掣籤則得銀確有把握刻下早已截事當可提出捐款全交揚州轉運局次第解津而子箴久無公文來此不知何故豈業交仁山遂不復稟邪江南籌賑款成數一節尊處既不入奏則此間免爲戶部所指甘省所迫掣籤得票者既有厚利又有獎敘自然歡欣鼓舞惟未得票者買舊商之名出驗賞之利不免貽累耳接調甫來信知台端籌辦賑撫分撥銀米煞費苦心以災區如是之廣而大才擘畫已覺詳盡周到而江浙捐棉衣者亦俱踴躍爭先來示所謂實惠及民四字必能辦到而使鄙人當之則左

或右紉如繭自縛萬難展拓矣省三決意告退得准離營養病
朝廷待有功之臣從不强以所難曹鼐臣接統淮軍渠久在
陝甘人地相宜惟秦隴以西糧運艱難愈遠愈苦恐奏功不易
耳唐定奎十五營回駐徐州以備非常良爲遠慮惟甘肅及滇
黔協餉及敵處新招湘勇三千尙無可指之款將來如果棘手
恐須在徐軍內酌裁數營苟可設法則不議及此也劉毅齋來
此果爲有用之才新招之統領章合才則平庸不足深恃現請
吳小軒來此專教洋鎗隊小軒殷勤耐煩深明洋兵秘奧將來
湘軍陣法或能步淮軍後塵則大慰矣僕此次到滬察看鄭玉
軒病情業已痊可亦無請假之說王軒之精細廉幹條理秩然

局務大半賴其經理品蓮之傾心推服亦固其宜其疑玉軒之
病謂因卓如局務不實不盡鬱悒成疾彤雲亦頗有此疑則殊
不然卓如才具開展於機器洋學亦頗洞晰原委其於玉軒推
心置腹惟利權在手易招浮議況滬廠歲支數十萬久不報銷
以故疑者益眾雨生中丞倡言而羣口和之卓如面求派委李
勉林赴廠會辦蓋欲得一異己者監察以釋疑謗勉林頗有諉
謝之意僕再三敦勸並寄函密商卓如切實相告勸以將歷年
帳目徹底算清如有虧空僕願代爲擔承意在扶助卓如以作
任事者之氣而息局外人之議茲將函稿中一片抄錄附去一
覽陳荔秋出使之事約於明年三四月啟程諸應辦事宜尙須

分條陳奏前已將渠稟並批咨達冰案尊意以爲何如令兕筱
泉馳赴湖南查辦事件聞王夔石已署撫篆吳學士元炳出署
方伯則劉韞帥恐將不得回任未知究爲何事何人發之廬州
都司陳兆鴻業經參革大閱案內照例本應舉劾遂附陳之國
藩自九月中旬由徐州南經鎮常以達蘇滬水陸諸營均已閱
畢卽由吳松口駕駛輪船本月十五日旋抵金陵兩月在外應
酬極繁刻無暇晷頗難支持賤體腳腫雖消而兩腿酸軟行動
維艱小便太密老態日增諸務廢弛尤以爲疚

復李質堂軍門

各標將弁優劣一摺所加考語閣下必確有所見一一詳審惟

羅列過多不能不酌加刪減劣者七員中丁守備中箭五支甫
經賞過未便遽參葉參將薦實君子眾所共知箭射亦有法度
尤未可劾優者三十餘人中則僅保鄒韓王朱四員朱亦不甚
滿意因運司具稟力保曾都司朱曾同城故並保之通省共保
十人其未與考者保鄒龍彪田恩來二人鄙人回省已久校閱
情形亟宜奏報勢不可以再緩因於初一日具疏不復待三鎮
查核之信矣承查三員許仍劾去富袁則循舊供職統計合省
缺額之兵幾及一萬良由邇年立功皆恃鍊勇以故江南北各
路額兵招復者少緩急一無可恃頃亦奏陳大略須於缺伍最
多之處酌量添置俟奉 批旨再行咨商國藩自十三日由吳

涇口駕駛輪船十四五日在江中觀威靖測海兩輪船操演午刻行抵金陵近來賤軀懶適腳腫幸未復發惟兩腿酸軟行動維艱小便太密老態日增諸務廢弛尤以爲疚

復劉霞仙中丞

八月杪接到惠函以巡閱外郡俗務匆遽未卽裁答十月旋省晤令嗣康侯世兄詢悉山居多暇履祉綏愉家慶聯蓀孫枝蔚映曷任欣抃吾鄉會匪年年發難旋即芟除此輩有滿郡邑聚散無蹟起滅無端勾結蔓延牢不可破使十次速滅而有一次稽疏則其患不可勝言若處處辦團時時斂費則鄉民之脂膏已罄而國費之截止無期亦豈堪其畢生股削誠得良有司密

訪渠魁隨時擒殲而於脇從者坦懷綏撫不使家家惴恐夕夕
驚疑少得遂其樂生之心或差足靖難於未形然固未敢必得
此賢吏也桑梓之憂彼此亮有同心承示前在秦中澹橋一役
各軍以飢疲致挫將弁殉者至二千人之多欲就戰所建祠尊
冢以安毅魄擬將敝處前所勸捐修嶽廟經費撥爲經始之資
再商黃彝封觀察就各營捐資附益此事在仁者最爲感同聊
以報逝者於九原以表歉忱而篤不忘敝處已檢查原案咨達
蔣中丞轉飭黃道及羅委員辦理並咨湖南轉移彭提督知照
貴處去彭宅不遠知渠家已接到否國藩自調任畿輔衰病相
尋去年春閒復遘目眚右眼失明左眼亦昏蒙特甚夏初感眩

尊之病請假調理假期未滿忽有津門之事力疾前往查訊其
時羣議紛紛約判兩端論理者以爲當趁此驅逐彼教大張撻
伐以雪 顯皇之恥而作義民之氣論勢者以爲兵端一開不
特法國搆難各國亦皆約從同仇能禦之於一口不能禦之於
七省各海口能持之於一二年不能持之於數十百年而彼族
則累世尋仇不勝不休庚午避狄之役豈可再見鄙人爲言勢
者所惑以致辦理過柔謗議叢積神明內疚至今耿耿旋奉重
莅江南之 命視事以來朏及期年諸務叢集未能悉心經理
殊以爲愧八月十三日出省補行大閱之典由揚淮以達徐州
旋卽渡江南抵蘇滬水陸諸營均已蒞事卽由吳淞口駕駛輪

船本月十五日旋抵金陵閩省營伍額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
鍊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尙須酌量添置奉行故事而已賤體
於春閒曾發疝氣秋閒復兩腳浮腫皆已漸瘳惟目光蒙霧無
術挽回展閱文牘一件比常人遲至五倍一拋去則茫若隔世
丙人三四月閒病極沈重邇來已就痊可而目旣失明足復難
動亦生理之至艱大兒正月所生之子七月下旬殤去年逾三
十甫得一子今復失之殊難爲懷聞尊府諸孫健如黃犢俊若
於菟明秀跳踉足娛老懷而閣下亦晬面盎背浩然自怡無復
纖芥世慮攬其襟抱康侯又攜得尊舊古文及詩各一冊文則
如秋雲之擎空如山鐘之搖響穆然意遠油然理順幾有劉申

墨曾子固之風詩亦灑落勁健曠逸無儔莊生稱技進乎道君
則道而進乎技與愛玩不釋聊一及之以明雖衰而夙好未全
頌云

復許仙屏編修

前聞旌從視學秦中無任欣抃旋接七月閒惠函敬悉一切比
想履祺休邇教澤宏敷至以爲頌承以台端疊膺文枋歸美鄙
人願學宏才上孚宸眷下洽羣情輶軒敷歷乃分之宜於鄙
人乎何與關中士習敦厚甲於他省而文藻遠邇江浙樸學亦
不數見閣下攜小學二干部散給諸生蓋從實行上致功就其
質之相近者獎之從其學之不逮者開之嘉其所已能而策其

所未至斯教人者之常道而學政尤爲要圖往時祁文端張海
門視學吾鄉最得士心近張香濤在湖北亦愜眾望三人者皆
宏獎士類津津樂道人才何常褒之則若甘雨之興苗貶之則
若嚴霜之凋物願閣下於告示或批評中常假以齒牙之芬子
以華衮之譽官秦人素尙實行敦孝弟立節概近則文采更爲
炳蔚經涉益闊淶云云米湯若醍醐之灌頂高帽如神山之
冠趙昔胡文忠每以此法誘掖將才今閣下以此法誘掖諸生
何患人才不勃然奮起幕中須擇一長於詞章者一長於考據
者引秦士於亨衢其獎借之功則閣下須親任之稱許不絕於
口揄揚不停於筆人誰不欣欣向榮閣下刻意求才虛懷若渴

當不以鄙言爲河漢也所囑拙書格言小條幅近因目眚久未
作書少暇或當寫寄桂皓庭於八月南歸已爲致書瑞相及鍾
都轉勸以開局刊刻十三經請皓庭爲總辦頃渠致桂鄉亭書
言粵中已開局延渠主持特薪水太薄不足救貧耳國藩自夏
秋以來疝氣幸未復發惟兩腿酸輒行動維艱頭易出汗小便
太密精神疲乏不能自振目光蒙霧無術挽回諸務廢弛尤以
爲疚大凡正月所生之子七月遂已殤亡年逾三十甫得一子
今復失之殊難爲懷鄙人於八月十三日出省補行大闕之典
先赴淮徐次至蘇滬水陸諸營均已戢事卽由吳淞口駕駛輪
船十月望日旋抵金陵各路營伍頒兵招復者極少抽兵另鍊

者無多緩急一無可恃尙須酌量添置暮齒衰頽愧無裨補亦聊循行舊典而已

與李筱泉制軍

接奉十月十一惠書敬悉使節過征將渡湖外平章事狀厥後得尙齋書述及台旌臨發略示梗概囑爲轉達究不知其是何端緒也刻想安抵湘垣政祺佳望爲慰儆鄉可慮之事首在哥老會匪無論賢愚皆懷隱憂消之之道不能無故而興兵戎徧地而事搜查自當略行鄉團族團就近查訪頭目呈送縣官乃不至突發於不及防然團之一字利病各居其半且恐利少而病多起國則必設局立局則必斂費或擇戶勸捐或按畝攤派

年年索錢夜夜巡警貧家既不勝其擾而坐局收費之人又未必果純乎公廉爲眾所服一匪到局總以開釋爲主本身能具悔結族鄰能具保結卽准釋爲良民如實無一人肯保乃送縣城縣官審明而後押之撫轅批准而後殺之聞有團局擅自專殺者眾情爲之不服則匪首狡焉思逞矣哥匪雖多而被誣者亦所常有或被怨家誣告或被匪黨誣扳此等全靠團局董事曲予寬貸甯信訴誣者爲真不信告者扳者爲真則羣匪易於開脫亦遂易於解散否則一經被誣團局必欲加以重罪彼此結黨報復相尋殺機將無已時矣軍興以來州縣斷獄往往罰訟者出錢最爲殘民之政聞團民於會匪之可釋者亦或罰今

出錢若干以作國費或竟攘以自肥此尤大拂人心匪首所藉
口以煽亂者也閣下素得湘民之心可否出一告示力禁三端
一禁團局不許擅殺并不許用刑二禁團局不許輕聽誣告誣
叛之辭三禁不許團局罰錢并不許多斂局費人皆謂辦哥匪
宜嚴鄙人獨謂宜鬆至用兵勦辦時乃嚴未晚耳不審與尊意
符合否國藩巡閱外郡先至揚淮徐州次及鎮常蘇滬水陸各
營均已蒞事吳淞口乘坐輪舟上駛十月望日旋抵金陵各路
營伍額兵招復者甚少抽兵另鍊爲數無幾緩急殊難恃將
來尙須酌籌添募若齒辱軀愧無龜乘校技之寶不過循行舊
典飽啖佳肴多聽諛詞而已其新募之老湘六營操練洋隊經

吳小軒親自指教甚爲認真不知可練成勁旅否鄂岸畫界一層略有成議湘岸似亦須一分界俟大旆元旋再行函訂一切復張子青中丞

博運米色不佳樞府諸君亟思規復河運茂文意以鎮江一屬抵徵之款採買漕糧并溧陽所徵試行河運以期逐漸規復尊指以本年剝船加價及民船守候口糧所增已多勢難更籌河運經費而侯家林湧口未堵運道恐有梗阻欲俟下屆再議鄙人之見亦與尊見相合黃河決口此時尙未興工堵築明年所慮方大不惟慮運道難通也承示樞元中丞致閣下之留情詞懇切深恐仍照舊數則顯與部違若遵新章則捐生不旺展轉

籌思故爲權宜之策以舊數折收而以新數報部不足之款作爲委員採辦軍火之用鄙意部中以捐例太濫捐數太簡定一增添章程冀可多獲實銀今陽奉而陰違之收本色抵銀一兩假報爲折色實銀二兩此而可假亦何事不可假者卽收折色銀一兩亦可報爲收折色實銀二兩矣不特此弊發覺獲咎甚重吾輩撫衷自問公事亦不宜如此含糊似不如奏明新章大實捐生裹足請仍照舊數收納較爲名正言順鄙人向未經理捐務不知其中與安卓見以謂然否宜荆常金四邑匪類均經派員密捕懲辦當可無虞天長之案前得敏齋函稟亦慮牽涉稍多提審人證不無窒礙尊意提坐金陵審訊自是一法惟奏

廷旨但令派員至皖研鞫而無握來江甯字樣頃已奏明提
至池州查辦摺稿抄咨冰案臬司一缺卽如尊見無庸委署矣
李叔彥昨過此開聞擬於初十日接印弟卽催令迅赴蘇州叩
謁左右刻下計將晉謁敬乞尊處速辦飭知俾渠得於途次接
篆其仲復飭知亦懇速辦卽交叔彥帶至鎮江俾沈得趕於十
八日抵滬接篆至以爲荷聞小宋中丞已於廿二日至泰安日
內計可抵淮乞養一疏 朝廷不欲重拂仁人之心遂如所請
閣下擬奉萱闈小住袁浦獻歲春和再行北渡此後萊綵承歡
愛日正長欣羨曷旣

致何小宋中丞

上旬學荷騶從過訪藉慰離悰祇以匆匆執別未賜所懷兼之儀文簡褻深用闕然比想吉拉姑蘇部署有緒廿七日計已受篆惟新政多綏士民懽懽至以爲頌此間近狀安謐日前連得祥箋刻下寒氣尙勁似當再降雪澤歲事或可占豐有湘紳易道佩紳號笏山者辦理湘省營務處頃持王夔石中丞函牘來此力陳湘中援防各軍每月需餉廿餘萬現至積欠至二百餘萬之多本省局庫搜括無遺大懼日久飢疲譁潰議撤援黔之席軍新勇徐及老勇以節餉需約須三十餘萬乃能裁撤驟難籌此巨款商請於蘇省暫借廿萬金訂明由湘鹽局每季應解湘省鹽釐項下扣歸詞意懇切笏山本有俠氣學行俱美面陳

情形亦甚岌岌勢將必得而後已論湘省財匱已久哥匪繁興
若不早爲之所一旦決裂亦屬大局之憂公義私情皆應竭力
助之惟甯蘇兩處用款過鉅常覺入不敷出上年劉韞齋中丞
奏撥銀廿萬去冬今春曾籌解十五萬金秋末又將尾數五萬
全行解去於同舟協助之誼差爲無負且黃河分漕南趨昨蘇
庾帥在此論及辦法當於舊河之身開挖溝線舊河之隄補築
缺口又堵塞順清河以固洪澤而保淮揚除漕庫籌款數萬外
尙屬敝處籌銀二十餘萬此閣下所同聞乃不可少不可遲之
款也頃始湊撥八萬爲甘軍度歲之需安得再有四十萬應漕
帥及湘省之求然甕石中丞殷殷相商未可見危而不一拯且

其來贖堅約定由鹽盤撥還若不信兩年即可完清尙非無著之款擬於甯垣庫局酌籌數萬變后昔與閣下同舟鄂省意氣聞甚投洽此次并有函牘令易道持赴台端催懇希於其晉謁後商之竹敏永芝朗復諸君通籌能撥借若干否請翁精於理財規畫全局胸有成竹并望熟商某庫某局應撥河費若干湘協若干伏望示及原借之數如果不能籌到亦須略從豐厚兼謀速解俾湘中得資爲撤勇之用至懇江蘇欠陝甘協餉尙有七十餘萬今十月旣濟直隸賑銀廿萬歲杪又借撥湘省一款將來部中若執此相責亦殊難於置對并希鴻裁見示

曾文正公書札續鈔目錄

第二十八卷 凡五十一首

第二十九卷 凡三十七首

第三十卷 凡五十八首

第三十一卷 凡六十首

第三十二卷 凡五十首

第三十三卷 凡三十六首

右凡六卷二百九十二首瀚章校輯曾文正公書札依年
月前後編次爲二十七卷既付梓矣近復於公幕僚及門
生屬吏之家蒐得若干續鈔附乘不復能識別其歲月大

較自咸豐辛酉安慶既克以後十餘年事也公之治軍討賊在咸豐朝艱苦抑塞之境爲多既克安慶聲威丕著

朝廷倚任彌隆而公益勵忠勤殫智慮每指畫宇內大勢洞若觀火而獎訓後進尤以崇本實黜浮華爲要讀其書者直如布帛之文菽粟之味三復而不厭昔人頌昌黎韓氏云公之斯文若元氣先時已入人肝脾公殆無多讓焉唯是庚申以前簡牘散佚歷年稍久遂難尋拾儻海內嗜學之士博采旁羅以彌今之缺憾是則瀚章所禱祀以求者已

光緒三年正月合肥李瀚章識